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5974

I242

D5901

续金瓶梅

中国私家藏书 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丁耀亢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A050/09

897597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东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东... 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续金瓶梅 [清] 丁耀亢 著

出 版 者 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⊙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 ⊙ 0431-5640624

印 刷 ⊙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⊙ 32(890 × 1230 毫米)

印 张 ⊙ 11.75

主 编 ⊙ 东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 ⊙ 安春海

封面设计 ⊙ 龙震海

版式设计 ⊙ 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1·350

全套定价: 486.00 元 本册定价: 18.00 元

游戏品

第四十七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

续金瓶梅

《金刚经》：

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訶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
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若有色若
无色，若有想若无想，若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餘
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
得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
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

《金刚经》一段专言无相二字，要知此相原从心生，还从心
灭，相从心起，于何能无。这一回要从淫女心中灭度色中形相，
到了无相，自然无心，即潘金莲可以立地成佛。当下指点，借此
笑林化为禅棒。

却说那黎寡妇见金桂姐魂不附体，终日里见神见鬼，又弄成
一件血症奇疾，正然愁恼，不料女婿刘瘸子开封府告下状来，门
首吵闹，到晚去了。黎寡妇请了医生诊脉，说是血虚邪想，取了一
贴定神丸来服了，母子相守，连夜不敢吹灯。日里还哼哼的叫
半日才醒，直到天明才得合眼。如此半月，金桂略吃些饭，梳的
头，才下得床了。只有血症不止，终日浸淫淋漓，浑身不净，流
的个美人面如黄蜡一般。又长出一件奇怪的病来，从此再不消想

那“红豆琢残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”你道是件甚么病？

高突出一层横骨，紧束住几朵花心。丸泥封固，秦兵难进函谷关；石壁坚深，巨灵谁辟蚕丛路？我待价者也，反成榧楔而藏。吾何畏彼哉，自此终夜不寝。人莫不由斯户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天之将丧斯文，欲博施而济众，能乎？前以三鼎，后以五鼎，则茅塞之矣。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求在外者也，管氏亦树塞门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桓魋其如予何？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城门之轨，马不进也。吾岂匏瓜也哉！洪水横流，病莫能兴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量然后知长短，其问不能以寸，请尝试之。民犹以为小也。闭门而不纳，是皆已甚。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？宜若登天然。非之无举，刺之无刺。是犹弃井也。实不能容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委而去之，当如后患何。

这个病，是天地间女子固闭，血脉不通，以横骨塞其阴窍，止留一线走小水的路儿。人有此奇疾，遂致终身失偶，医家无药可治。俗名石姑，佛经中说是石女儿。虽有西子的美貌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。多是一种愚蠢幼女不曾经人道的，有了此疾，他不疼不痒，做了枯木死灰，到像绝欲参禅、忘情息念的一个得道的女僧。那金桂姐生来色根不断，欲念方新，如何捱得这个病。如今弄的有了色心没了色相，好不难受。自此病长成了横骨，那血症也止了，邪魅也不来缠了，依旧调脂抹粉，打扮的如帝天仙女一般。

刘瘸子打探着桂姐好了，使张都监娘子过来面央，说：“他情愿进门招赘，做养老女婿，上鞋结帽子，尽自养的家。问众亲戚打个醪，讨几贯钱来，买几匹布绢来，完成他一生的事。也是儿女的命，定下的亲，谁不指望个好女婿？要不依从，到了当官，我当初提亲是实，谁敢不实说。”这黎寡妇因女儿大了，又

感了一场恶疾，怕日久求亲不便，见都监娘子一面劝他，又一面说硬证的话，没奈何，只得应承了，道：“既是亲家来说好话，我也没奈何了，甚么大财大礼，指望来光彩我？看个好日子，买几匹布来，把他两口儿成了家，在这门口开个鞋铺，我娘女管着做鞋，他就管上底。到是好笑，这样一个女儿，招了个皮匠，也省了去求人。——他先销了这张状，进来不迟。”说毕，张都监娘子谢了又谢，回去了。

过了二日，刘瘸子写张和息状子，勾销了官司。把个宅基卖了，他却买了一抬礼——四个布绢、簪环首帕，也费有十两银子。进来见丈母同张都监娘子，磕了两个头。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，招赘进门。那金桂姐大病方好，看着刘瘸子满眼落泪。正是：好马却驼痴汉，拙夫偏遇佳人。世上多少不相配的事，说好苦命：

今年春比去年春，北阮翻成南阮贫。
淡色桃花偏遇雨，苦心梅子不成仁。
红绡拭泪香犹剩，锦字裁书梦未真。
自是名芳无主赏，随风片片付沟茵。

金桂姐虽是女身未破，从与梅玉二人昼夜演习淫欲，拈花弄蕊，久已知趣。又两经鬼魅采取元精，把那男女的乐处比久惯的还深一层。

到了十一月初三日，刘瘸子上浴堂里沐浴了，穿了一套新布衣服，请过张都监娘子来，与金桂上头，完房。草草的治买了一付新被褥，添上些花粉首饰，随身衣服只做得一个红绸衫儿。那日都监娘子看着上了头髻，修脸提眉，送进房来，和刘朝坐着，也斟了一杯合巹酒。桂姐满眼是泪，哭不出声来，也不肯接。瘸子取了，一口吃尽。留张都监娘子，也不好住下，拜了两拜回去了。

却说这金桂姐，平日想起丈夫来常是眼里出火，一似妖精见

了唐三藏，恨不得一口咽下肚去。今日见了刘瘸子，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。那瘸子见桂姐回脸朝里，全不看他，他却自己取了一壶烧酒，将两碟咸菜一顿吃干，弄得醉醺醺的，要做新郎。这两条瘸腿，要步步巫山神女行云的路，上上那银汉牛郎渡鹊桥。将一条白布裤子脱了，一口吹灭灯，才跳了两跳，趴上床去。被金桂推了一交仰巴叉，好一似癞虾蟆吃苍蝇——前合后仰，通趴不起来；挣了半日，起来向金桂肩上一搂，叫道：“姐姐睡了罢！”被桂姐劈脸又是一个巴掌，连身一推，好一似瘸鳖趴深缸——把头伸一伸，通上不来；滚过身子向金桂又一搂，被桂姐连脖子又是两拳，好一似热锅的白鳝——把腰攀在一堆，再动不得了。只这三推三搂，瘸子的身子稀软的。金桂姐又恼又笑，道：“呆不碓碓煞人罢了。”心里恨着，却使手去抹他那腰间的物，原来是有名无实的半瓶醋、二尾子，缩的好似一个蚕蛹儿模样，鳖嘴儿骨突着。原来瘸子搂了搂桂姐三搂，又被推打不过，不得上手，早已津津淫液倾囊出，汨汨元阳见面投。这叫作是见面礼——不曾进门，先投了一个领谢的帖子进去了；又叫作是隔墙醉——不曾吃酒，但见了望竿就醉倒了。原来刘瘸子是经金兵砍伤了腿膀，把肾囊缩了，只一个卵子，又常肿的光光的，行不的人道。又见桂姐生的美貌，搂了一把，即时走泄，算完了一场洞房花烛了，岂不省了多少邪态。金桂见此光景，只得自己脱衣而睡。刘瘸情知内外本钱俱空，不来惹事，自己睡的鼾鼾打起瞌睡来，一头倒下，通不似人，两条瘸腿伸开。金桂起身细看一看，但见：

身展短促，好似八九岁婴孩；肾缩卵枯，又像七八旬老叟。垂囊如败枣经霜，裹顶似僵蚕在茧。土作泥人成体相，傀儡学舞少提梁。

睡到半夜里，金桂姐想了想道：“如今这厮已是辞不得他，只好留着做个死桩，正好随便寻个得意人来，做些风流事儿，料

这瘸子也捉不得奸，也管不得我。”寻思已定，到了天明，刘瘸子起身谢了丈母，自己门首收拾一间门面，开个皮匠铺，也买了几双旧鞋在门首做幌子。桂姐戴上髻髻，也就常来帘子前看街上的人。瘸子那敢问他一声，还恨不得找个好汉子奉承他。一口话不来就骂个死，又是待武大郎的旧样了。

到了迎春时节，三教堂因今年科举大场，招了许多秀才在此会课读书，河南八府生员，那没有盘费的贫生，多有来三教堂做公所的。时常在金桂姐门首经过，也有来他家里缝鞋补靴的。金桂在帘子里也看上了三五个年少的书生、风流的秀士。自己的住房却与那书楼相接，只隔了一块太湖石上的老梅枝，探过一半来在这院子里。这秀才们手里拿着本书，探头探脑的。金桂姐也半遮半掩，人不看他，他又要看人，哄的人看他，却口里胡骂——大凡淫妇多是如此。

那时有一秀才，姓潘名芳，字子安，生的风流典雅，惯走青楼，搬了一个婊子刘素素在三教堂书楼上宿，时常开放楼窗看着这院子里。见金桂姐打扮得俊俏，不似个良家。在楼上，刘素素望着桂姐说道：“借个针来，与相公缝缝衣带子。”金桂道：“俺家里没人送去，你自己来取。”刘素素跑下楼去，到金桂房里说些话儿，吃了茶，才知是皮匠的老婆，好一个妙人儿。回去说与潘秀才——又是一个在行积年，惯钻狗洞的，只使了一两银子、两枝玉钗儿，托着刘素素送来道：“潘相公有心要会你会儿，又不使一个人知道。”这金桂姐正是久缺着这个衙门，要借个署印的松松腰儿，笑了笑，也不推辞。相约在半夜里越墙在楼上相会，金桂连声至肯，刘素素过那边去了。

忽然天下起雨来，从午后下了一夜，把这佳期误了。天明却是宗师考这大罗遗才的日子，群秀才们原是没有科举来考遗才的，连夜各将被褥送入城中去宿，五更预备进开封府考去了，刘素素也回了勾栏。三教堂秀才一人不在，只有王魁字，绰号王雷公，他原不科举，落下他看守书房，在楼下中间两条长凳上睡，把卧房门的钥匙也带得去了。

那时天气炎热，王雷公吃烧酒灌得烂醉，脱的赤条条的，仰劈着两条黑毛粗腿，将他那话儿取出来，累垂垂如剥兔悬驴，足有一尺余长，每日盘腰，甚觉坠的深重，即取一把大学士椅子来，把那话儿平平搁住，似一轴古画相似。然后侧身而卧，好不快活，只觉鼾鼾入梦，鼻中轰轰如雷，真乃雷公也。乘着酒兴，那物挺得又大长许些，王雷公睡去不题。

却说金桂姐前夜秘约下书楼相会潘生，因雨阻隔，一夜无眠，用手摸摸刘痲，略借发兴，那得有些人气儿？天分既小不堪用，又有一卵在外支撑，略一到门又犯了前病，门外先谢了恩，常被金桂打出房去，在鞋店里打个冷铺睡，不敢言语的。那夜月明如昼，金桂要逾墙赴潘生之约，先将刘痲打发在铺子里睡去了。却等至二更将尽，内外不听人声，街上狗也不叫了，悄悄出的房门，丢块瓦儿，细细嗽了两声，全无人应。用一小凳踏着，扳那梅枝儿，上的花园墙，原不甚高，却接着太湖石下来。园中静悄悄不见人影。走过三教堂，到了三空阁上，是潘相公的卧房。——“或者不料我今夜亲来，先自睡了？”桂姐欲火烧心。上的楼来，见楼门大开，月明中照见一个人睡声如雷，两脚长伸，一身黑肉如镇殿将军一般，不是那潘相公的风流模样。想了一想，既到此处，怎肯空回，就在此人身上略泼一泼心中的火，也不枉来了一次。上前才要推醒，只见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件东西，像是一匹青布卷成长卷子一般，却如何一半在腰里不曾解下。上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件怪物，紫筋暴露，凹眼圆睁，足有尺余，粗如戴瓢，险不惊倒了少年好色东邻女，半夜奔邻的狐媚精。待使手一摸，又怕惊醒此人，有命难逃，无门可入，悄悄移步出阁，依旧越墙而过，回房独寝。晓得花心乱缩，横骨高撑，用一小指也不能入了，何况是丈夫的阳物。寻思一回，不觉满眼落泪，说道：“小的不堪用，大的又不能用，想是命合孤鸾，不宜有夫，因此生了血症，长成横骨，再不消贪想风流，误了芳年。不如出家在大觉寺中，看经忏悔我前生罪孽。”到了五更起来，与母亲痛哭一场，拜了四拜，辞别刘痲要上大觉寺修行，挽

留不住。母亲只得送到寺中，与福清见毕礼，说金桂出家一事。福清见金桂少年聪明好顽，不肯收留，怕日久凡心不退，再要还俗，坏了山门的戒律。黎寡妇把福清扯在僻静处，细说金桂病后生出一件残疾，变成石女儿，如今守着丈夫也无用，又不生儿女，不存体相，只得皈依佛法，福清才领受了。叫了刘瘸来，立了一退亲出家的券帖。看个吉日，把金桂削发，起个法名曰莲净。拜了三宝，教他念经礼忏。正是：

色归无色，相还无相，
色相俱无，是名灭度

淫女化为石女，愚郎化成木郎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净行品

第四十八回

莲净度梅玉出家
瘸子听骷髅入道

诗曰：

绿霭红霞竹径深，一庵经日静沉沉。
等闲放下便无事，著意看来还有心。
小舟时开参色相，山禽自语足圆音。
拈来即是天真佛，击碎虚空量古今。

话说黎金桂因淫想招魔，鬼交成病，天生半路变了个石女儿，把那平生贪淫好色的心、弄月嘲风的性，不消融化，一时冰冷，犹如火灭烟消、霜凋叶落一般。可怜一个花朵般女儿，狐狸精相似。当初和梅玉姐安排着花攒锦簇，带雨尤云，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才肯罢手。那知道有貌无缘，有才无命，两个美人不曾得一日快活，俱落在火坑苦海。一个嫁了金公子，止有三日夫妇情分，被主母妒狠，剪发髻头，打为奴婢，再不得见丈夫一面；一个嫁了刘瘸子，半身残疾，全无人道，几番要淫奔苟就，偏遇着孤鸾寡宿，又生出个绝户病来，板骨横生，石门紧闭，废而无用。自是两人前生冤孽，折算他当日纵欲宜淫迷惑愚夫之过，故此天罚其淫，以孤寡疾病、凌辱折磨，准算他前生罪孽。此是一定的因果。当日同母亲黎寡妇到大寺福清座下，改了法名

莲净，向佛前拜了，把青丝细发分开，先剪后剃，那消半日，变成一个清秀的尼姑。剃的头白白的，换了一茶褐僧衣，戴上一顶玄段僧帽，小小僧鞋，合着纤纤玉掌，念起佛来，真是拈花天女、紫竹观音，就有邪心，已被一条封皮把那傍门锁住。正是：水火炉中封姹女，铁门关内锁狐妖。有诗为赞：

寒云散尽留残月，夜雨晴开返太虚。
不堪明月思餘蔗，已见秋江空旧鱼。

当时拜了福清，黎寡妇痛哭回家。刘瘸子因身无所归，还在门前且开鞋铺，倒做了干女婿，不题。

莲净虽出了家，因梅玉日久无信，常没处探听个信儿。忽一日孔千户娘子走到寺里讨签，撞见莲净：“却似黎家桂姑娘，怎么出了家？”两人问讯了，请到斋堂里，才知桂姐因病修行。细细告诉：“金二官人娶了梅玉三日后，做不下主来，如今被粘太太锁在家里，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通不容俺娘们见面。我终日在孙媒家坐着要人，随任打骂，他也不敢进去见一见那母夜叉。那金公子走去关外，还不敢回家。早知道女儿没有造化，倒不如出了家还清净些。”说着哭起来，莲净想起前情，也不觉泪流满面，道：“俺两人这等一样的命苦！只说他得了好处，我不得如他，谁想他倒在难中，如今还不如我。世间事那里想去？”孔寡妇道：“桂姑娘，你平日千伶百俐，又和我女儿比亲生姊妹般同，就寻不出条路来救他救儿！”也是天假其便，孙媒因孔寡妇说要告他，十分着急。忽一日，粘太太着人来叫他，不知深浅，只说是因娶了梅玉的帐，不料是他家太太找个媒婆去，要卖梅玉出门，怕金二官回家费他的眼目。孙媒不知道，躲去大寺，推烧香上会，不料撞见孔寡妇。两人见面，又是一场大骂，险不在禅堂里打起来，福清和知客都劝开了，莲净原是聪明，又归了正果，却寻出一计来，说孙媒：“你既说这一门亲，把玉姐母子坑陷的这等，也该进他宅去看看梅姑娘。终不然你一个外人，年六七十

岁了，那母夜叉就打你不成？他既然来叫你，好歹去走一遭，孔大娘也不埋怨你了。”孙媒道：“说的也是。我拚着这老性命去走走，随怎样的，看看梅姑娘再作商议。我还来这里回你的说话。”吃了一盅茶，孙媒婆去了。孔千户娘子坐在寺里听信，不题。

原来母夜叉粘太太，见梅玉上灶做饭十分殷勤，满口里太太长太太短，不叫他也来服事，骂着他也不怨恨，已不甚难为他了。只怕金二官回来，一时防备不严，再有串通怎了。不如找个媒人来，把他卖在娼门罢。因此家人又来叫孙媒进府，不干那寻妾的事。他自己胆虚，唬的躲了寺里。商议就，硬着胆进的金将爷府来。见了太太，生的凶狠，似一只母虎坐在大暖炕上，磕下头去道：“不知太太叫小媳妇做甚么？”太太道：“我家买了个业障来，不知是那个媒人做的事，如今放在屋里，七粗八细一些做不来，没得养着吃闲饭，你与我快快寻个主儿领出去。不许卖在这东京，不拘那里娼家乐户，做几两银子打发他去罢。”孙媒道：“小媳妇去看看他本人生的才料儿，好出去寻主儿。”太太道：“你领他去！”有一个番婆正在炕上纳绣佛幡，见太太说，忙下炕来，和孙媒往厨房里径走。只见梅玉姐正刷锅淘米做饭哩，见了孙媒，不敢言语，只妆不认得。孙媒见他剪的头光光的，使个手帕裹着，好不心酸。到了前边，辞过太太道：“小媳妇知道了，三日里就来回话。可不知太太要甚么财礼，好去兜主儿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当了一会，要大觉寺白衣观音阁上明日进膳去，舍一百两银子的香钱，速速卖了来，要做香钱哩。”孙媒磕头去了。

欲施善事远烧香，却卖良人去作娼。

后面杀人前面舍，结冤造福两相妨。

孙媒出府回到寺里，把粘太太的话说了一遍：“又见梅姑娘在厨上做饭，虽手帕搭着头，还笑嘻嘻的，休听外人虚喝的不知打的怎样儿了。如今要卖出来，只倩一百两银子，要来这寺里进

旛，舍在观音阁上哩。”只这一句话，莲净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有了救玉姐儿的法儿，除非老师父做这一件功德罢。”即时请过福清来道：“这件功德，只要老师父一句话，玉姐就活了。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福清姑子不知来历，只见孔千户娘子先跪在地下，莲净也磕下头去道：“师父只许了慈悲他这件事，弟子管有一计，全不费难，叫他母子团圆，一场阴鹭。”福清扯起来道：“你说来我听。既是救人好事，我佛家以慈悲为本，那有个推辞的。”莲净合掌当胸道：“如今粘太太说和四娘娘一会，要来寺里进旛，舍百金造佛。只用老师父到王爷宫内见了娘娘，求他说个人情，只说梅玉姐是老师父的两姨侄女，是弟子表姊妹，只化他将梅玉姐舍了出家，做他个度僧，岂不是一件好事。”福清笑了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只是成不成看他的缘法罢。”即时穿上偏衫，带着莲净去见四娘娘。正是合该梅玉灾星已满，他淫心悔过，转祸为福，偏遇着娘娘生了世子，刚刚满月，传进宫去，说：“大觉寺尼姑来道喜哩。”喜的个娘娘迎下殿来，一似观音菩萨来送生般，忙接着让进房去。见领着一个新剃度的小尼姑，且是齐整，磕下头去。娘娘扯起来，即叫摆斋。斋罢，福清、莲净忙下坐问讯，说：“求娘娘护法，有一事来化个人缘。”娘娘喜色满面道：“师父化甚么缘，尽力布施。”二尼合掌当胸道：“如今粘太太府里有金二爷娶一妾，是贫僧俗家两姨侄儿，即是莲净的表妹。因太太不容，要嫁了，将银子舍在寺上。贫僧想起，何不将此女舍了出家为僧，做粘太太剃度的，保他一家吉庆，为何却去卖了来舍？以此特来乞化。救出此女，娘娘无限功德！”娘娘笑道：“这粘太太十分难说话，如今和我结了寺里香会，他还无儿，因此绣旛进香，上了一百两的布施在我这疏头上。我就请他来说，到那日去进香，叫他去剃度，还算他一百两布施，给他做个圆满的斋儿便了。”说毕，福清、莲净磕下头去，谢了，高声念“南无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”。送出府来，娘娘使人去请粘太太来。那时东京，兀术即是金主一样，那敢不依！即时回去，做了一套僧帽僧衣，换了鞋袜，不等进香即传了福清、莲净来，

在佛堂里，当面看着剃净了光头，穿上僧衣，起个法名梅心，谢了太太而去。正是：爱水波涛今日定，欲河烦恼一时消。

袈裟披上见空王，洗尽铅华木槁香。
自是木儿难上马，故教石女不逢郎。
始因闭口仍含粉，蜂为辞春免褪黄。
莫学拈花抛豆蔻，摩登不许更同床。

看官到此或说，前集金莲、春梅淫恶太大，未曾填还原债，便已逃入空门，较之瓶儿似于淫狱从轻，瓶儿亡身反为太重。不知前世造恶与今生享用，原是平算因果的。瓶儿当日气死本夫，盗财贴嫁，与金莲、春梅淫恶一样，后来托生在袁指挥家，为富室之女。及到李师师家，娇养成人，真是珠翠丛中长大，绮罗队里生成，又得了浪子郑玉卿偷寒送暖，暮雨朝云，吹的弹的、吃的穿的，受尽三春富贵。这金莲、春梅，生在穷武职家，孤寡流离，穷了半世，却又不得遇个丈夫，半路里受尽折磨，横遭恶疾，守了空寡，将他恶报已还其大半。因他悔心出家，佛法因果，原有增减，因此引他忏悔消灾，再修他本来面目。后来瓶儿虽死，即化男身。这金、梅二女，虽已成尼，三世女身，才得成男，以分别淫根的轻重，在后案三世轮回上，不题。

单表刘瘸子在鞋店随着丈母度日，妻子又出了家，自己又无归落，一身残疾，也要寻个结果去处。那日上大寺前闲行，只见围了一群人，也有坐着的，也有立着的，中间一个道人，生的古貌长髯，戴着一个箬笠，身穿百衲道袍，黄绦草履，手执渔鼓、简板，正唱道情哩。瘸子分开众人挨入里面，和这众人席地坐下。只见这道人将渔鼓打了一回，走上几步道：“今日贫道说一回庄子叹骷髅的故事，乞化些钱米，助贫道途中一斋。”放下蒲团，即将简板先敲几下，唱道：

先有《鹧鸪天》为证——

(唱)景物惊心叹隙驹，百年倾覆后先车。云山满目真堪乐，富贵到头总是虚。沽一醉，问樵渔，优游山谷更何如？闲将几句庄生话，编作骷髅一卷书。

(说)昔日战国初，有一隐士，姓庄名周，道号南华真人，本贯睢阳人也。自幼读习经史，曾为周朝漆园小吏。因妻丧，鼓盆而歌，弃职归山，隐于终南山谷，著有《南华真经》，世传《庄子》。在山修炼多年，成其仙道。一日，与道童说：“我和你深山苦练，虽得了丹道，不到凡间济度众生，也不能数完这三千八百阴德之功，只做得地仙，见不得大罗玉帝。今日和你上洛阳走一遭，看有何人可度。”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(唱)我把世人嗟叹，不如访道修仙。布袍衲袄胜罗襦，渔鼓筒板为伴。饥食山中野菜，渴饮涧下清泉。我今功行满三千，暂向人间游玩。

(说)行至洛阳地方，荒郊野外，只见一堆骸骨暴露在地，不由庄子伤心感叹。诗曰：

路逢骸骨在荒坵，庄子伤心两泪流。
你是何人亲与故，只为生前不肯修。

【耍孩儿】(唱)“我向前细细寻，又退后默默思，可怜你三魂五脏无踪迹。只见饥鸦啄破天灵盖，饿犬伤残地阁皮，模样儿真狼狈。映斜阳眼中睛陷，受阴风耳窍风嘶。

“莫不是男子汉、妇女身、老公公、少小儿，住居何处何名氏？莫不他乡外郡风流客，百姓军丁匠灶籍，因何死在荒郊地？也是你自作自受，今日里谁哭谁知。

“莫不是把钱财离故乡，为功名到这里，时乖运蹇逢奸辈？莫不是持刀自刎因争斗，久病难调少药医，在此谁来替？只落得朝攒蝼蚁，夜伴狐狸。

“莫不是因贪杯丧了生，为恋色害了己，分财竞产闲争气？

或是因奸斗恨风流死，赌博官司吃尽亏，或是犯法遭刑系？莫不是饥寒少救，遇阵临危？”

（说）“骷髅，将你男女姓名问道，并无一言回答，想是说不著其中详细，将你生前经营买卖问你几句：

“莫不是贫居陋巷中，藏身村野里，种瓜卖菜编鞋履？莫不是读书守分甘贫饿？莫不是买卖经商遇劫贼，或是游客高人侣，辜负了阴阳占卜，收拾起书画琴棋？”

“莫不是换羊毛、修破靴，盖新房、卖故衣，开张骨董收零碎？补锅钉碗修铜匠，磨镜敲针打锡的，土工木匠并油漆？莫不是做箩箍桶、打铁缝皮？”

（说）“骷髅儿，贫道将诸般经营手艺问你，全不答应，想不是这庸俗之辈，或者是聪明智慧，诸子百家、富官贵客，迷失家乡，再问你几句：

“莫不是振朝纲大丈夫，赞经纶贤宰职，三杰八俊并七贵？莫不是拔山举鼎英雄汉，作赋能诗道德师，深文刀笔萧曹吏，风流才子，绝代名儒？”

“莫不是携家远避秦，笼车匡复齐，逞豪奢笑击珊瑚碎，晓趋金殿拖朱履，夜拥红妆醉酒杯？也有个凶和吉，那知道时衰命尽，福退灾随。”

（说）“骷髅儿，我将君子六艺、九流百家问你，全不答应，多是生前瞒心昧己，好色贪财，到此地位，我再把你的罪过略道几句：

“莫不是口头言甜如蜜，坏良心黑似漆，调词捏款多奸计，坑人骗债偏兴讼，害众成家倚势为？撞太岁为生理，驾空桥把人愚弄，使暗箭袖手欢嬉！”

“莫不是祖父上做贪官，本身上不克己，不忠不孝还不弟，吞谋田产侵邻里，占路争墙改屋基？痴心造下千年计，只落得头南脚北，手指东西。”

（说）庄子叹骷髅已毕，道：“昔日周文王泽及枯骨，开子孙八百年基业，我出家人理当拔济群生。我今大发慈悲，救他起死

还魂，也见仙家手段。”即向葫芦内取出一丸灵丹来，填在骷髅口内，用仙气一吹，脱下道袍盖住尸骸，数了数他左肋下，少肋骨三条，忙叫道童向东南上取三枝杨柳，截成三段，口中念咒，用水一喷。那骷髅以气生神，以骨生肉，得了先天元气，早早回阳，滚身起来道：“多谢师父教我还魂，只是赤身露体，难得见人。”庄子即去行囊中取了一件小衣与他穿了，那汉子把眼圆睁，将身一挺，向庄子道：“我乃福州府人氏，姓武名贵，身边带银三百两，来洛阳买货，被你二人用蒙汉药谋死，害我残生，在此骂我不绝。今日醒来，可还我银钱、衣服，放你去罢。如不还我，向洛阳县河南府各样衙门，告你个蛊毒杀命事，写你一百二十款单款，告一张御状，击登闻鼓声冤，叫你二人碎尸万段，现有你用药葫芦、使邪法的木瓢为证。”上前把庄子揪住不放，大喊声冤，往城里衙门前来。那县官正坐，只见一病人拉住道人进门喊冤，叫上来细问。那汉子眼中流泪，口内声冤，将前话哭诉一遍，说庄子用药谋死其命，尽劫资财，现有毒药葫芦邪水为证。县官问庄子道：“你出家人，如不系谋害他性命，岂有平空诬告的？”即喝令：“伺候刑具！如不实招，难免官刑。”庄子向前将骷髅暴露野外，以灵丹救活，反恩将仇报说了一遍。汉子道：“老爷执理断事，一个骷髅，那有救活之理？分明是鬼话。这道人借术行恶，杀害平人的罪，小人一一说来：

（唱）“他借游方是道人，串州府，渡关津，游食无籍真光棍。暗通响马劫行客，纠合强徒进院门，求斋化饭先通信。用的是蒙汗毒药，遇着他一命归阴。

“他有隐身法不露身，定身法没处跟，又会踏罡步斗迷魂阵，拘魂魔镇奸良妇，打火烧铅做假银。更有一件真堪恨，把小孩子蒙了随去做蒙药，摘胆剜心。”

（说）汉子说：“小人当日和他饭店里歇宿，他见小人行李沉重，要谋财害命，只取了一丸药放在酒里，不觉天昏地暗，倒在埃尘。他却将小人衣财劫净，假说慈悲，把小人尸骸抛在野外。因小人平日行善，感动神灵，才放了回来。